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1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比较

退休的日子寂寞且无聊,成天就想出去疯。

网上看一处农家乐,小桥流水,亭台楼阁,且价格便宜,连吃带喝,才百元一天。于是,约上几位同学老友,自驾出发,中午就抵达宜兴山坳里这处庄园。生意很好,前台经理告诉我们,房间尚未打扫腾出,可先去吃饭。哇,大厅十几桌,乌泱泱全是老头儿老太,南腔北调,声震屋瓦。好不容易按号牌找到桌子,发现菜已半凉。有心喊服务员热一热,就看那漂亮的女娃儿满头大汗,举着菜盘在人丛中穿梭,根本没工夫理你。陆续端上来的热菜,也是乌里污糟,肉丝裹在雪菜里看不分明,鱼肚上的浇头黑乎乎搞不清是豆豉还是干菜。我说完了完了,我们住进孙二娘的黑店了。离这十多公里那家民宿,半月前我们才去过的,可比这家好多了!

同桌食客,皆是这些年天南海北奔波的老友,大家纷纷比较其他去过民宿的伙食,溧阳的顿顿有老母鸡啦,福建的餐餐有鱼啦,黄山的竹笋雪白粉嫩,大别山土菜鲜辣刺激……就是这家菜不好,服务员态度也不好,一个个挂着冷脸。似乎为我们言论注脚,这边牢骚正盛,那边又闹腾起来,一桌上海客人此起彼伏跳起,大呼小叫说他们菜少了,明明13个客人,按菜单应该13个菜的,怎么数来数去少一个。两个服务员赶过去,正陪着笑脸不知如何解释,另一桌客人也闹起来……惊动了厨房里的厨师,跑出来“劝架”。

进门第一餐,打我们一个下马威,心想这次旅游恐怕不会愉快了。饭后悻悻入住,咦,房间还不错,宽敞明亮,空调充足,热水滚烫,免费的矿泉水摆在吧台上,完全是星级宾馆的标准。特别亮眼的是,户户朝南一个大阳台,打开玻璃拉门,阳台外一坡春茶,青翠碧绿铺展到山边,远山如黛,白云绕腰,令人心旷神怡。刚才还怨声载道的旅友,隔着阳台高声问候,都说这房间硬件不错。于是,又和溧阳啦、福建啦,还有黄山脚下的一处处曾经住过的民宿比,感觉还是这家住宿条件最好。刚才中饭的沮丧情绪,顿时好转,有一种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的快感。于是,相约趁春光明媚,赶紧去周边景点转转。

南京吴晓平

次日清早,围着庄园跑步,绕上一大圈,这才看清,这是一片新建的别墅区。所谓民宿庄园,只是迎街的一小片,后面还有一大片别墅,依山绵延,委实壮观。都是一户户独立庭院,花坛鱼池,参差错落。可惜无人居住,家家院里长满野草,藤蔓爬过围墙,一派衰败景象。小区靠山最后一户,庭院干净,门上还贴着春联,应该是有人住的。正驻足观望,门开了,走出一中年男子,老友上前与之攀谈,这才清楚,这片小区是三个老板合伙开发的。原想大赚一笔,不料正碰上行情不好,卖不出去,只能划出一小块搞民宿,“也谈不上赚钱赔钱了,起码减银行贷款压力,不让房子荒了就行!”愁容满面的中年人自称是三个投资人之一的侄子,留守看房的。临别时还殷殷留下联系方式,希望有机会帮他推销一套别墅,“价格好商量!”

想着老板们的不易,再想想枢门旅客花点小钱,还讲经磨牙,为一盘菜讨价还价,不禁不好意思起来。我们一路唏嘘回到庄园,已是吃饭时间。感觉饭菜质量好多了,服务员的态度似乎也不像昨天那般生硬。与漂亮的领班女娃搭讪,她说这里许多服务员都是附近农民临时拉来帮忙的,“你们昨天中午来时,正赶上新老客户换房的高峰,所以厨房和服务都有些跟不上,对不起噢!”听她说得恳切,加上后来几顿饭菜的确越来越好,大厅也不挤了,我们心绪稍平。其实想想,我们这些空巢老人,平时在家吃得也不多,哪来十盘八菜的挑剔?交谈中,年轻的领班说道,“羡慕你们哦,退休了成天没事满世界跑!”

哈,在年轻人眼中,我们已然成了最受羡慕的一代。的确,我们这一辈,上山练过腿,下乡练过背,苦过累过,但和祖辈比,我们一步跨越了农耕时代、工业时代、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发展,无比幸运;和正在上班的年轻人相比,没有就业和房贷压力,无忧无虑。每天打开手机看群,我们这些玩疯了老人,不是在天南海北旅游,就是在策划去更好地方旅游的路上——我们这些满世界疯跑的老人,何尝不是在拉动内需,对社会作自己的贡献哩!

我们的先人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千百年。它经历了村子发生的多少故事,可能有的故事已经淹没在记忆中了,但是虞姬沟存在一天,这条小路就存在一天,就是玄庙村的历史见证人。

路边是黑土地,这里有我家的几亩责任田。这块田地地势低洼,以前每到雨季,经常是一片汪洋,需要挖开堤坝放水。虽然被雨水不断冲刷,但是土地依然肥沃,这曾经是我们一家安身立命的根本,我们在田里春种夏锄秋收冬藏,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汗水,承载着多少生机和希望啊!而虞姬沟溪水清凉,在劳作间隙口渴了,捧一捧溪水饮下,甘甜可口、沁人心脾。

路旁还长满了野草,有一种草叫抓秧草,叶茎软绵绵的,像地毯一样柔和,踩上去非常舒服,即使是雨雪天气,走在上面也不会打滑。我们小时候经常没有鞋子穿,光着脚到地里割牛草、挖猪食,这种草地柔软不扎脚,成为我们的必经之路。路边还长满了猪扁草、霜芽子、荠菜等,都是可以食用的野菜,小时候总感觉粮食不够吃,经常挨饿,每到春天,我们就来到这里挖猪扁草,混着粮食磨糊子烙煎饼,挖霜芽子、荠菜炸制菜团子,煎饼、菜团子都是青绿色的,很不好吃,但至少能让我们填饱肚子。

走在這條小路上,初春的太阳照在人身,暖洋洋的,我仿佛又听到当年孩童时的伙伴们放学后到地里割牛草、挖猪食的欢声笑语,仿佛又看到夕阳下大人们从田地里回家的疲惫身影……

我今年60多岁了,从小就是喝虞姬沟的水长大的,虞姬沟不仅是地理上的存在,更是我心中的一份精神寄托,这里是我永远的家。东面的踢球山依然矗立在那里,虞姬沟依然缓缓流过村庄,路边的野草野花依然随着四季变换而兴衰成长,黑土地上的庄稼依然年年养育着这里的人们,它们以不变的姿态,诉说着我生命中永远的温暖和眷恋。

小超市的老板娘

这家规模不大的超市在我寓居的天泉湖社区开好几年了,生意一般,现在好多老人都会在网上购物了,实体店一般都懒得跑了。

我时不时地去超市里买些葱姜蒜料酒白糖一类的小东西,跟店里的老板娘自然也就熟了。冬天的时候见她喜欢穿一件蛮考究的皮衣。小超市门口总停一辆四面可挡风的海宝牌电动车,她告诉我是花七千多元买来的。她家住在距社区七八公里的王店镇上,早晚上下班都骑着这辆蛮威风的电动车。

她是安徽泗县人,24岁那年经人介绍嫁到了这儿的王店镇上,一年后生了女儿。也是熟人介绍她跟老公一块去了南京的板桥,老公会开车,在菜场帮着几家卖菜的每天一早去批发中心拖菜;她自己则租了一个摊位卖菜。就这样起早带晚省吃俭用地苦了十多年,手上这才有了些积蓄。两口子都有些经营头脑,和几个朋友合伙在南京开了家火锅店,在上海有一家上百张床位的旅馆,他们投了钱,每年按股份分红。老板娘对我说这几年总算苦出头了。

女儿在南京读的书,大专毕业后现在一家体检中心上班;女婿在一家做建材的公司跑外勤。是前年结的婚,说不久她就可以做外婆了。

在自己家里她是老大(下面还有弟妹仨),早几年在王店镇上买了房,把在泗县农村生活的父母亲一道接过来住了。说她老公对她不错,让她在家歇歇玩玩,社区的这个超市可以雇一个人来干,她不肯,说闲在家里太难受,打年轻就这么干过来的。

老板娘七四年生人,过了年也才52岁。

做美甲的姑娘

前些日子回扬州,陪家人去一家美甲店做指甲,见到一个十九岁的姑娘,有挺娴熟的美甲手艺,讲话也特别老到,显出一种历世很深的气场。

姑娘自我介绍是河南信阳人,很自豪地说到了家乡的毛尖茶。说自己在家乡中学读到高二就不想再读了,她爸妈在浙江台州那边办了一间眼镜厂,很想她去接班的。她也去过,说那儿的生环境昏昏暗暗的,不习惯,待不住,就到姐姐这边来了。姐姐比她大六岁,是去年结的婚,嫁给了一个在扬州发展得很好家境也殷实的老公,就住在距美甲店不远的小区里。房子蛮大,她现在就跟姐姐姐夫住一块;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她的。说姐姐平日对她很好,跟她说等我有宝宝,你先帮我一道忙两年,然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嫁人了。

这家美甲店的工作也是姐姐介绍她来干的,学了近一年,早上手干了,老板对她的技艺很满意,一些经常上门的老客也都夸她有灵性。

我问她有男朋友了吗,她一点不羞答,说有了,“在一个社交平台上认识的,是他追的我,追了快半年”。小伙子是陕西汉中人,跟她居然同年同月生,只比她大六天,现在扬州的一家公司上班。男孩的父母是做建筑工程的,前几年一直在扬州做,最近回陕西了。姑娘说自己还小,不想太早结婚,跟男朋友也就隔一两天在一块吃吃饭,随便说说话,也没到处去玩。一副蛮有主意的样子,说不必要太热乎,我有的是时间,急什么急。这桩事目前也只有姐姐知道,爸妈那头一点风都没透。

南京王慧琪

养耳

春天适合踏青赏花,不仅养眼,还非常养耳。

一去二三里。来到乡间,田野广阔无边,晨曦中,绿茫茫一片,此时,田野里已有勤劳的农人给麦苗施肥。顺着乡间小路向前走,充盈双耳的是不绝的鸟声。她们的声音时而婉转低语,时而引吭高歌。

“春日载阳,有鸣仓庚。”乡村广袤的天地间,鸟儿们时而飞翔,时而停在树上,时而相互对视鸣叫,这叫声会愉悦人的心情。

鸟儿的叫声从日出直至日落,有单一有合鸣,宛如一曲协奏曲,引着我们在乡村大地上奔跑,心也跟着一起飞翔。鸟儿的叫声洗心中之尘,唤起生命活力。

烟村四五家。绵绵春雨在下着,远远看见山中有几户人家,青砖黛瓦,宛如一幅水墨画。走近,看到房屋前有一棵芭蕉和一片竹林。雨滴芭蕉,淅淅沥沥,雨稍大时,哗哗啦啦,更多时候,雨忽大忽小,雨珠落芭蕉,如一曲天籁之音。

站在山中,静静听雨,不去想纷繁的往事,只被雨中意境所吸引,雨滴清远,无限深美。

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山野的梅花延绵千里,层层叠叠的梅林在山谷间绽放,一簇一簇挨挨挤挤,编织了一场粉色的梦境。微风拂过,暗香浮动,花香沁人,漫步其间,花瓣簌簌飘落,洒在肩头,令人沉醉,仿佛与这片梅海融为一体。青石铺路,曲径通幽,前方高处是一凉亭,两边红色的梅花交织一起,花瓣落时,抬手便能接住这春日的浪漫。

冷不防,耳畔传来“噼啪”一声,回头一看,一朵梅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绽放。凑近一闻,一股清香扑鼻,带着冷,带着傲,一刹那,心中有种真诚的感动,感谢大自然的恩赐。

凉亭里,一女子手中拿着一枝梅,笑着,那笑声回响在宁静的空气中,驻足,竖起耳,未闻花香,人已先醉。

我们都喜欢在春天寻找美好的景色,其实这美好的春天里,还有着朝气蓬勃的天籁之音,有天地之清,有世俗之真。

南京陈思

虞姬沟畔我的家

从新沂市区出发,沿沐河向南8公里,河水分成了东西两道汊河,在东汊河东岸有个古老而美丽的村落——玄庙村,这里是我的老家。村庄依水而建,因水而繁荣,沐河水滚滚向南流去,记录下村子成长的印迹。而我要说的是村子另外一条小河,叫作虞姬沟,如果说沐河是玄庙的母亲河,虞姬沟则可称为玄庙的摇篮河了。

虞姬沟,自然与虞姬有关。相传西楚霸王项羽爱慕虞姬的美貌,虞姬仰慕项羽的威武,两人伉俪情深、鸾凤和鸣,项羽长期在外征战,虞姬对他思念愈深、牵挂不止,日夜流泪,泪水汇聚成河。后来虞姬来到项羽身边,成为他的贤内助,谁知战局难料,项羽被汉军困于垓下,兵少粮尽,夜闻四面楚歌,虞姬知道形势已无法挽回,拔剑自刎以报项王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美人,就将此河改名虞姬沟。这固然是动人的传说,但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,让虞姬的美貌与哀愁、勇敢与忠贞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了浓重的一笔,也留给后人深深的思念。

据方志记载,虞姬沟发源于获丘山(今踢球山,在玄庙村东五里),先向西流然后拐弯向南,从玄庙村穿过,最后流入沐河。虞姬沟宽不过十余米,深不过三四米,可以说非常不显眼,但千百年来,溪水静静地流淌,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润泽,我们的先人在此繁衍生息,这片被溪水滋润的土地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。

近日回老家,和几个小时前的同伴一起到虞姬沟畔散步,看到溪水依然清澈见底,水面飘着各种水草,偶尔有几条鱼儿游来游去。等到了夏秋季节,水边尽是蒲苇、芦柴,水面长满菱角、水藕,水里的鲫鱼、黄鳝又肥又大,捉回家就是一顿美味,经常有孩子们脱得精光在此游泳玩耍,还有很多鸳鸯、野鸭、翠鸟等来此繁衍生活,好一派田园风光。

溪边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小路,小路大概三四米宽,弯曲绵延,由北向南数十里。这条小路太古老了,虽然看起来平凡无奇,但

新沂苗增飞